

当今中国最畅销网络  
作家慕容雪村强力推荐

# 虚拟爱友

罗静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虚拟爱人

罗静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罗静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拟爱人 / 罗静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9

ISBN 7-5313-2819-4

I. 虚…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895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chinachunfeng.net](http://xuanti.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

幅面尺寸: 130mm×210mm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20 000 册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黄 梅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马寄萍

版式设计: 马寄萍

---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直以为罗静和所有善于在偶然情结里徘徊的人一样，时常浪漫地让心灵绽开在临界状态，根据天空的颜色乃至云朵的形状会想起某天某人或者某个发生过什么的地点，习惯把生活想象得充满暗示与转机，于是就有了一些飘逸的故事横陈纸上。然而生活在没有被拆借之前，甚至在没有幻化成故事之前，走向结局的动力藏匿在什么地方？纸上的故事和现实又有多少区别？

我是害怕等待结局的人，所以一部作品在中途可以望到归宿的时候，便开始有种惶恐和厌烦作祟。因为时至今日，我的心和晦涩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遇到心地依然纯洁的人，本能的反应除了崇敬还有畏惧油然而生。

罗静在这部小说里让曾增和佟磊于双重身份的交会中，展开了一个偶然  
通往必然的旅程，这种互动因为身份的双重潜在了极大的变

## 遭遇感动之外的偶然

数，所有的矛盾表象也就可以不费力地迎刃而解，这正是作者的理想境界和可爱之处。这个故事与简单无关，她只是试图通过故事里的人物关系，证明再复杂的现实生活其实也有简单之处，简单到你日夜寻觅的人就罩在你呼吸的氤氲里，而你的一举一动也变成梦境清晰或模糊在另一个人的枕边。

其实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精彩，可怕到你在没有得到结局之前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中途会放弃足以致命的东西，而这种致命又偏偏与结局有关。说到底，你怎么找到你要找的人，这是庞杂的现实生活和一部作品共同的任务，也是我们活着觉得艰难却有意思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在想，与其说罗静的这部小说告知了读者一个从复杂到简单的故事，莫不如说她隐在文字中向读者阐述

的，却是一个与读者感知到的截然相反的思辨。如果两个主人公不在同一个公司，如果他们没有现实中的冲突，如果他们在网络中不互相钦慕，如果他们自始至终无法知道网络和现实中彼此的重合，故事该如何发展？也许读者在丧失了这些机缘之后感觉无能为力，就像正经历着阅读这样一个平常的生活场景一样，一切都变得沉闷起来。

事实上，许多人对生活的绝望是从得不到任何暗示和契机开始的，而有的文本范式只承担让读者通晓机缘的可能性和偶然以及必然，这就是说阅读之外的寻找要比在阅读中寻找重要得多，因为阅读之外的生活才是我们真实到坚硬抑或冰冷的生活本质。

读到这部小说的人应该是有福的，因为它在大量而斑驳的生活片段中整合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在阅读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忽略寻找的艰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纵然从繁复到简单，根本上却是一个从浑浊到纯粹的过程，也就是把生活的意义和症结都归结于偶然与必然的因果，在偶然中幻化人们所需要的阅读快感与生活动力，这是作者的美好愿望，也是所有跟这部作品内外都有关系的人，在没有彼此感动的状态下守住了生活的原意。这是朴素的生活味道，等你需要运用感动的时候，你必将先预留出脆弱的空间，因为它是生活底层的积淀物，跟正在经历着的一切有些不同，它的历程往往和永不磨灭的印记有关。

## 西 门

2004. 6. 3 于北京丽京花园别墅

**西门：**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著有《你说你哪儿都敏感》、《谁的莲衣》、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红粉世家》等。

某一个夜晚，当我在电脑前阅读罗静的长篇小说时，忽然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风景的幻象：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海边翩翩起舞，它像一个美丽的精灵，正在试图飞越浩瀚无边的大海……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如果把爱情比作浩瀚无边的大海，那么，蝴蝶能飞过沧海吗？

这个哲学命题的答案，也许需要你在书中去寻找。

作为一位专注于书写的女子，罗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与同龄的作家相比，她对文学创作的感知更具有灵性。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到她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并且与读者之间容易产生心灵的共鸣。在小说《虚拟爱人》中，罗静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搭

建了一个虚拟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爱情城堡，现实生活中的曾赠和佟磊 VS 虚

拟世界的高兴和刀剑客，两个活生生的人物在她的细心刻画中跃然纸上。因为生存环境的影响，罗静在生活中与一些都市白领阶层的男男女女非常熟悉，她信手拈来的某些情节正是她所经历过的，不需要任何编撰和想象。她将都市男女的情感波折浓缩在一隅，着力表现出其中深藏的挚爱与伤痛、真实与谎言、善良与罪恶。与此同时，作者还在小说的叙述风格做了新的尝试，突破了以往的书写模式，用大篇幅的情景对话体现生活镜头的切换、人物的内心波动以及虚拟与现实的反差。毋庸置疑，作者的大胆尝试为其他作者开拓创作思路的同时，也给读者们带来了更多的阅读快感。

“跟我们的从前告别吧！忘记你曾经是谁，我曾经又是谁，谁欠了我们的钱，或是我们欠了谁的钱，统统都忘记

## 蝴蝶可以飞过沧海

它。我们走的时候不背负任何债务，在香港，宣告破产四年后就可以往事一笔勾销，重新再来，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没有破产，我们还腰缠万贯呢。即使是我们母亲哭着喊着来向我们索要赡养之债，我们也要一口回绝她，万贯家产统统都可以留给她，有了这些钱，即使她老人家不开口，其他的子女也会热情地像潮水一样奔来。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再回去，有那么一道枷锁，是谁亲手给我们戴上的？然后偷走钥匙，扔进大海里，或是踹下悬崖。我不说你是凶手，可是我知道你究竟是谁。为了自由，我们抛家舍业，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不惜最后客死归途，但你还是不能够阻止我们，像流星一样绚烂，一闪而过后，我们照亮了整个夜空。”

“本来我的心里一直都有种愤怒的声音，我特别想有人肯大声地喊出来，就算是替我发泄一下，可惜最后我发现除了我自己，谁都不能真正打开我桎梏在心中的枷锁，原来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上了一道锁，你以为自己不知道，其实除了你，每个人都知道。”

“感谢生活，至少现在让我还有种美好的感觉，那么多丑陋的东西曾经肆无忌惮地进入了我的视线中，也终将羞愧地主动离开。”

在罗静的小说中，类似这样段落式的内心独白并不鲜见。十分口语化的道白，仿佛是对现实生活的诘问，展现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与人生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小说结尾部分的独白，透射出小说的主题——想寻找爱的自由，就必须突破生活的牢笼。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仅仅是一本浓妆艳抹的爱情小说，当你有幸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我相信：它突显的人生哲理会一次又一次撞击你的心灵，并且引领你进一步靠近爱情、靠近生活。

蝴蝶能飞过沧海吗？我相信，每一位阅读完《虚拟爱

人》的读者都会在书中找到答案的。

## 阿 瞳

**阿瞳：**李伟川，男，哈尔滨人，作家、《新青年》专栏主持人。1990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曾用阿瞳、林夕、小虫、笨猫、小李肥刀等笔名（网名），先后在报刊、电台、网站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累计120余万字。其作品陆续被《中国作家》、《读者》、《青年文摘》、《幸福》、《微型小说选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易文化、天涯虚拟社区、榕树下等媒体和网站采用。



## 第一 节

曾缙想佟磊打死都想不到，那个被他恨得牙齿咯咯响的“高兴”就是她。其实她跟他没有仇，她的本意也不是想置他于死地，甚至她连难为他的意思都没有，她只是对他那段生活经历很感兴趣，若不作为她小说的素材，太可惜了。所以，她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当然也不可能经过他的同意，她把它写出来了，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尤其是在博客日志中，她将佟磊那段艳史描绘得活灵活现，比某女的性爱日志都精彩。

曾缙考虑了一个礼拜，决定还是要去昆明。

曾缙去向佟磊请假时，对方正趴在笔记本电脑前，兴致勃勃地看着什么，眉飞色舞，嘴中还念念有词，一看见她进来，立刻将电脑合上，随之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看着她，问道：“什么事？”

曾缙递上自己的请假申请，说道：“佟总，我想请三天假——”佟磊匆匆扫了一眼她的请假申请，问道：“是公事还是私事？”曾缙克制道：“如果是公事的话就不用写请假申请，那叫出差！”佟磊的脸上有些不快，但他还是抓起了签字笔，在信笺上龙飞凤舞地画上了自己的大名。曾缙抓起



信笺转身就要走，佟磊又在她身后叫住她：“你最好不要关手机！有什么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曾增张张嘴，想了想还是闭上了嘴巴，背对着他点了点头，开门出去。

佟磊盯着她的背影望了一会儿，然后将电脑打开，又是一脸兴奋的表情。

曾增走进企划部，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开始收拾东西。

对面正在绘图的美工雷鸣将铅笔横放在鼻孔下，眯着一双色眯眯的小眼睛，说道：“曾部长，请假三天是不是跟情人约会去啊？你的保密功夫可做得真够到家了，在你手下使唤了一年多，我都不知道你有男朋友。”

曾增笑笑，没有说话，只顾埋头收拾东西，连办公桌上的相框都锁进抽屉里了。

雷鸣不甘心，继续说道：“姐姐，老实说，这金大商都里上千号人我就跟你熟，真是想把心窝子都掏给你看，你要是什么事千万别憋在心里，一个人扛着，一定要说出来，弟弟帮你分担！”

“谢谢你了！”曾增将最后一件物品——她昨天刚买的一本小说放进包里，拉上皮包拉链，冲雷鸣点点头，转身走出企划部。

办公大厅的一隅，佟磊手里拿着车钥匙，正摇头晃脑地从总经理室出来，向她这边走过来。曾增犹豫了一下，准备趁他不注意，溜走，佟磊一眼看到她，大声叫道：“曾增，你一定要请三天假吗？办什么事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大厅的同事都在看着他们，曾增一脸难堪，佟磊大步走过来，盯着她：“我说的是真的——什么事要请三天假？”

雷鸣这时抱着一卷海报从企划部里出来，直奔二人中



间，一脸的嬉皮笑脸：“佟总，您不是都准假了吗？曾姐说她家里有点事——”

“家里有事？”佟磊一脸怀疑，转向曾缯，“是吗？”雷鸣冲曾缯挤眉弄眼着。

曾缯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佟磊“嗯”了一声：“回来记得销假！”说完就率先走出大厅。曾缯盯着他的背影，脸上的神情很复杂。雷鸣示意她：“曾姐，你可又欠我一顿饭了！”曾缯还是只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开。这回又轮到雷鸣盯着她的背影发呆了。

曾缯从金大商都里出来时，佟磊正驾驶着公司配给他的别克车从停车场里出来，经过曾缯身边时，车子放慢了速度，然后车窗放了下来，佟磊从里面探出脑袋来，对她说道：“去哪里？我送你！”

曾缯迅速摇着头：“谢谢佟总！不用了！”

佟磊刻意地打量了她几眼，嘴边浮现出一抹很特别的笑容，然后冲她摆摆手，将车开走。

佟磊的车一离开，曾缯迅速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钻进去后对司机说道：“去机场！”

曾缯办完登机手续后坐在候机大厅里摆弄着笔记本电脑。

这是她到目前为止最贵重的私人财物了。在金大商都里做企划部经理，一个月的薪水除去交房租、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再扣除生活费、服饰、化妆品费就所剩无几了，能够存下这么一大笔买超薄品牌笔记本的钱可真不容易。昨天晚上，曾缯跟出版社的编辑在电话里一直沟通到凌晨一点，对方喊着她在网络中的名字：“高兴，这次可是你出名的千载



## 虚拟爱人

难逢的好机会！你那本书可是作为主打书在全国书市上推出的，我还刻意给你申请了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的机会……”曾缯犹豫道：“王编辑，我真的还没有做好曝光的思想准备……”王编辑在电话里叫道：“我说曾缯，你不是打算一辈子都做匿名的网络写手吧？你熬了这么多年也算熬出头了……”

“熬出头？”曾缯下意识地重复着，脸上浮现出一抹有些怪异的笑容，她喃声道，“我可没想那么多，我只是在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光阴之箭一下就回到了若干年前，那时曾缯还是一个只会在 BBS 上码字的文学爱好者。要说在 BBS 上码字不是什么稀奇事，即使是涂鸦之作，只要一不小心遇到天时地利人和，照样出名没商量。人家痞子蔡刚出道那会儿在 BBS 上肆意发挥，行文大胆，开创了一句话为一段落的布局先例，可人家最后愣是折腾出了一部堪称网络小说鼻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赚得盆满钵满，恁你不服都不行。可是我们美丽的曾才女却起初遭遇不顺，往纸媒投稿是屡战屡败，碰壁碰得鼻青脸肿，含恨决定弃暗投明的时候，命中贵人王编辑出现了。话说当年，曾缯废寝忘食数日折腾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满腔热情地奔赴省城某家文艺出版社，哪知还没谈几句，对方便开始给她暗示新人出书的艰辛。对方到底是江湖老手，看起来对心理学也有一定的研究，话术操练得极到位，谈话期间甚至搬出了孙子兵法的若干典故，将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等典故演绎得活灵活现，并结合当下实际情况进一步发挥，夹叙夹议，令我们的曾美人在云里雾里飘了半天才琢磨出其话里的含义，满腔悲愤地踏上了归途。原以为从此以后削发断梳以血铭志，不再跟文字纠缠不休，未承想冲动之下将处女作全文贴到网络上后，慧眼识英雄的王编辑发现了这块璞玉，于是不顾编辑与



作者之间的地位相差，主动热情地与曾缯联系，一夜就看完全部书稿，特事特办，三天后就签约，目瞪口呆的曾美人直到现在都还弄不明白，就那么几天的时间，自己怎么就成了作家了呢？

“不要说那么多了！”王编辑在电话那边打断她，“你还是抓紧时间过来吧！酒店都订好了，你下了飞机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曾缯握着已是忙音的话筒，半天才缓过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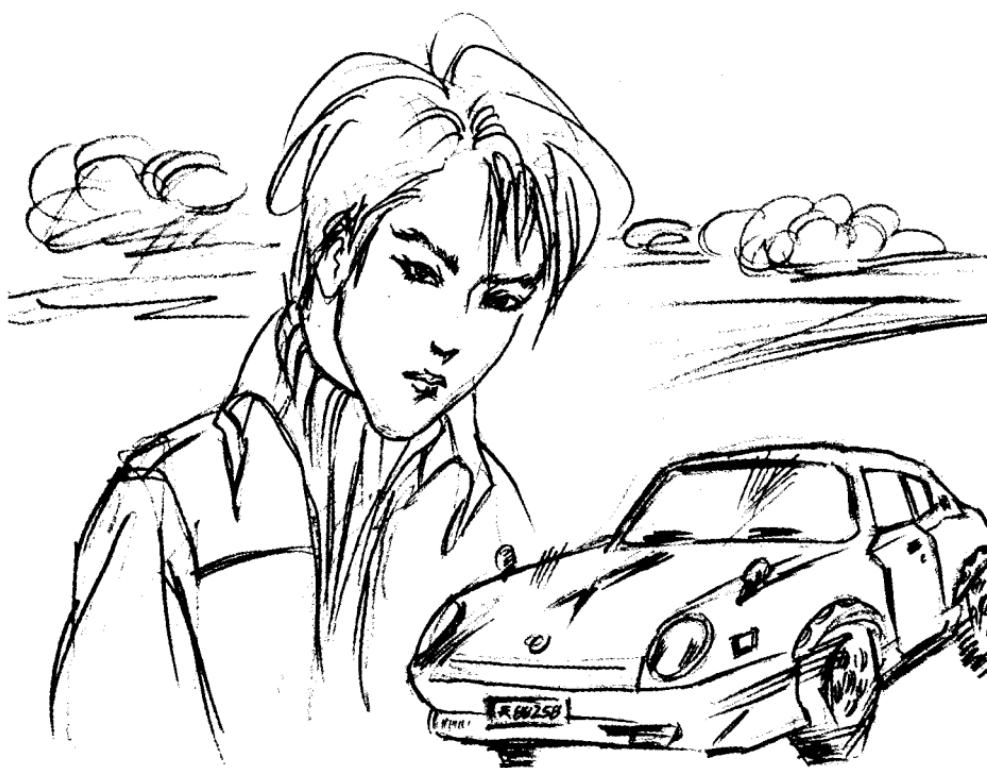
机场的喇叭里已经在催促她所乘坐的这趟航班的旅客赶紧登机，曾缯匆匆合上笔记本电脑，拎着皮包向登机口走去。

飞机还没有起飞。

曾缯坐在靠窗的位子，不时有人经过她的身边，但却没有人在她的身边坐下，她身旁的座位始终空着，直到空姐准备关舱门的时候，这个位子还是没有人坐。一个空姐经过曾缯身边对迎面而来的另一位空姐说道：“有一位客人还没有登机！”曾缯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空位。对面的空姐说道：“喇叭里已经找过了，到点了，不等了！”空姐们离去后，曾缯这才放心大胆地将笔记本电脑放到身边的空位上，然后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想象着自己几个小时后在媒体前的精彩亮相。

空旷的机场路上，已经熄火的别克车停在路边，佟磊瞪着它，一言不发。这时手机突然响起，一声接一声跟催命似的，等到它持续叫到第三遍的最后一响时，佟磊才伸手从助手座上拿起手机，接通后放在耳边：“哪位？”

对方在电话里叫道：“佟老板啊！你的飞机什么时候到





啊？我派人去机场接你……”

“接你妈个头！”佟磊在肚子里暗暗骂了一声，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不好意思啦！杨总，我的车子坏在半路上了，飞机也误了，恐怕这次去不了昆明了……”

对方在电话里一阵惋惜，佟磊哼哈了两声后就收了线，然后又拨通一个电话，大叫道：“赶紧派人来给我拖车！我在机场路！”

飞机腾空的那一段时间，曾缙感觉自己的耳膜都快被巨大的气流声穿透了。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承受这种噪音的刺激。那一刻她的脑子里还在想着三天后从昆明回来如何面对金大商都和佟磊。

四年前，刚接触到网络的时候，她觉得这个东西真不错，尽管有些虚幻，有时甚至还是个精美的陷阱，可是它让她找到了一种安全感，一种完全不用设防的安全感。这感觉简直太美妙了，在金大商都里，在佟磊的近乎法西斯的管理控制下，她简直就像活在二战时期的集中营里的战俘，美其名曰是外企的高级白领，实则是一个从里到外将自己出卖得一丝不剩的苟活之人。

为了生存，再天生丽质的美女也要学会耍手段保护自己，男人不会因为女人的美丽就怜香惜玉了，在利益纷争之中，男人做得出来——对女人拳打脚踢。曾缙总是在回忆一年前刚来金大商都时的情景，那时佟磊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部门主管，头衔比他大的人足足可站成一个连，可他愣是爬到了总经理的宝座，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撵走了三个部门经理，排挤了两个副总经理，顺带换了一个总会计师，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曾缯的老上司，也就是企划部的原任部长，两个月前突然主动提出辞职，理由是想回家生孩子了，后来才探听出是因为被老情人佟磊所抛弃，被利用完后怀着满腔的怨恨投奔其前夫；再后来又打听到，佟磊之所以看上已是徐娘半老的她，是因为她曾经是公司董事的一位密友，当时佟磊迫切需要爬到总经理的位子，所以他选择了她来做铺路石。当然，当她没有利用价值后，佟磊为了他的大好前程必须要轰走她，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段精彩的故事大大启发了曾缯的创作灵感，写进她的小说里，虽没有指名道姓，却被金大商都里的好事之人津津乐道着，恨得佟磊天天都在扯着脖子叫着，就是把互联网掘地三尺也要找出那个叫“高兴”的写手来。

曾缯想佟磊打死都想不到，那个被他恨得牙齿咯咯响的“高兴”就是她。其实她跟他没有仇，她的本意也不是想置他于死地，甚至她连难为他的意思都没有，她只是对他那段生活经历很感兴趣，若不作为她小说的素材，太可惜了。所以，她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当然也不可能经过他的同意，她把它写出来了，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尤其是在博客日志中，她将佟磊那段艳史描绘得活灵活现，比某女的性爱日志都精彩。当然，曾缯是绝对不会没有公德的，将佟磊的大名直接放上去，她只是用了一个代号 T，然而就算这样，佟磊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T 是谁的名字的汉语拼音字头。

曾缯相信在金大商都里没有几个人熟悉博客日志，甚至浏览的人都很少，也就是说知道“高兴”这个写手，还能够有幸读到那篇有关佟磊艳史文章的人就更少了，几乎都能扳着手指头数清楚。可是佟磊还是记住了“高兴”这两个字，而且是咬牙切齿地记住。这就令曾缯有些怀疑了：首先是佟



磊的身份可疑，她相信佟磊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尽管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企划部长，金大商都每个礼拜的公司高层碰头会都不一定回叫上她，可她也清楚作为堂堂金大商都的总经理，该是多么的日理万机。她就是想不明白佟磊哪来那么多的闲暇时间去博客网站上看“高兴”的日志，而且根据他平日里流露出的对“高兴”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她敢断定佟磊对“高兴”的研究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而是日积月累，深刻到骨髓中，可怕。

这时，飞机已经进入一种平稳的飞行状态，即使偶尔有气流经过造成颠簸，也不会让曾增胆战心惊了。她已经适应了这种提心吊胆，虽然现在旅程只行进到一半，结果还是个未知数，这一机舱中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平安降落到地面上，可是她已经变得泰然自若，接过还没有她一半漂亮的空姐递过来的雪碧，然后支起前面的小台板，将笔记本电脑摊开，放在上面，触摸着鼠标，页面显示的正是“高兴”的博客日志，处于脱机状态，日期是昨天的，日志的最后一句话是：明天我要去昆明参加全国书市，我的新书出版了。

曾增忍不住又咧开嘴笑笑，将笔记本合上，又从皮包里掏出那本小说——著名网络作家刀剑客的最新力作，一边兴致勃勃地翻阅着，一边自言自语道：“佟磊啊佟磊，你比起刀剑客来差远了，都是做男人，真不明白你怎么就那么差劲！”

佟磊坐在老板椅里，一眼仇恨地盯着“高兴”的博客日志，他的嘴里正在重复着“高兴”在日志中的最后一句话：“明天我要去昆明参加全国书市，我的新书出版了……”然后他恨恨道：“这次算你走运！要不是车子坏在半路耽误了飞机，我非跑到昆明把你给揪出来不可！”